

夜读偶记

在日常中捕捉人的别样性

钟二毛 文

书架上有两本经常拿起来翻到哪里读哪里的书。一本是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《二手时间》，一本是《新来的人——美国高中故事》，它的作者是朱夏妮，一个在美国留学的零零后作家。

两本都是非虚构。《二手时间》，用采访的形式记录“苏联解体”；《新来的人》，用日记的形式记录——如书名副标题所言——美国高中故事。两本书厚度相近，只是读起来前者冷峻、沉重，后者细腻、具体。或许是自己的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的原因，我翻得更多的是《新来的人》。

我特别喜欢《新来的人》中的一篇文章：《选择题》。这个文章讲的是一个课堂上的故事。神神叨叨的英语老师汤姆斯说：“你们的前方是加拿大，你们今年都十八岁，现在你的国家在征兵，点到了你的名，你要去越南，为美利坚合众国打仗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：其一，前面就是加拿大的领土，你完全可以逃过去，不用去越南打仗，不用杀死任何人，也没有被杀的可能，但这意味着你和家人永远分别，要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；其二，去应征，去越南打仗，有可能会杀死人，或被人杀死，但你为了你的国家，是光荣的。”

老师要求选择去加拿大的，跨前一步，留在美国的，转身。四个同学跨前了一步，其他人选择打仗。各有各的理由。这些理由，包括老师的姿态，都在意料之中。恰好，文章出彩的是，

没有过多纠缠同学和老师的观点。文章“悄悄”地写了一些貌似与主题无关的情景，比如：“我用余光扫了一眼尼蔻，看到她有点转身的意思。于是我也转身了。”“我现在有点后悔，因为我并不是美国人，我选择为美国去杀越南人，这是一个尴尬的处境。”“他（老师）一个挨一个地问了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择……问到我的时候，汤姆斯停住了，他没有问我，直接跳过。”

接着，同学们辩论。文章这样写道：“辩论会的全程我盯着对面小窗户外的一棵树，看它被风吹动着，我听不见那声音。我把左腿压在右腿上……时间长了，我的右腿膝盖被压红了一片，出了汗。……我想象着如果我在战场上杀了人，那么我死后我的灵魂会去哪里，这么想的话，我发现被杀死貌似更好一点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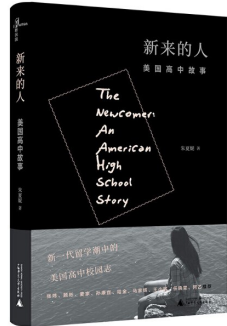
这篇文章读完令人沉思。沉思的倒不是那些选择或理由，沉思的是作者自始至终的“游离”和自省。多宝贵的自省。换了你我，能否做得到？或者，我们早已觉得“这不是一个问题”。文章有这样的精神内核，胜过多少著书立说！

关于《选择题》，我甚至想说，它是一篇文思俱佳的美文、非虚构。当然，如果把它体裁换成虚构、小说，我想也一样成立。好作品是可以跨界的。我愿意一再分享这篇不到两千字的、举重若轻的作品。

类似篇章还有许多，比如《校长的

女儿》《中国留学生公寓》等。这些貌似轻松随意的成长记录，其实都暗含着作者的写作追求，即在日常中捕捉人的别样性。《校长的女儿》里，作者写的校长的女儿充满了神秘性：“她喜欢被别人误会她好像干过什么不该干的事情。”《中国留学生公寓》里，辅导员会对暴力持认同态度：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夸他，打得好。因为你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了。”

《新来的人》是值得阅读并且需要重视的文学作品。仅仅把它当成“留学生活记录”，那是大大低估了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。表面上看，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在美国的点滴生活，实际上，它书写的是人和时代的变化和真实呈现。这些变化和真实呈现，有的掩盖在生活之下，有的藏匿在内心褶皱里，要发现它们，需要走进生活，需要敏锐发现，也需要描述的才华。《新来的人》展现了这个三个“需要”的能力。



《新来的人》，朱夏妮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出版，定价：49元

品书录

年的记忆与传承

万玉芹 文

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先生曾说：好的儿童文学，不只是一个关于一代两代人记忆的故事，它也是一个文学的故事，又是一个思想的故事，还是一个哲学的故事。

孙卫卫撰文、张娣绘图的《回老家过年》这本书，就具备了这样的“素质”，它是好的儿童文学，好的中国原创图画书。

《回老家过年》以孩子的视角，讲述了和爸爸妈妈回北方老家过年的故事，虽然春节前后就几天的经历，却让读者串起了三代人的记忆。

书中，不仅有中年人的回忆和遗憾，小孩子的快乐和期盼，还有老年人的珍惜和留恋。

对于“85后”的我来说，也是如书中所说，只有在过年才能吃上热腾腾的红烧肉和充足的大白馒头，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。而那个年代的新衣服，都是妈妈在集市上买了相中的布料，用自家的缝纫机做的。永远忘不了八岁那年，我站在正房客厅的大方桌上拍的那张照片：妈妈用黄黑格相间的布料给我新做了裤子，搭配的是表姐穿小了的一件红布衫上衣。短短二十多年，曾作为“三大件”之一出没在家家户户的缝纫机，现在基本寻不见了，而“三大件”的标准也一改再改，我也不晓得现在是什么了。还有使用缝纫机的“手艺”也随着它的消失而消失了。更遗憾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那“回不去”的故乡，因为如《回老家过

年》所说，“上大学后很少再回来，村子里的孩子他大都不认识，人家也不认识他”。这句写出了我们心里所有的矛盾与惆怅。

“我老早就盼着过年了。”

“爸爸的老家在很远的地方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去过呢。”

图画书一开始的字里行间，就写满了一个孩子对“年”“老家”的期盼。诚然，回老家过年没有让“我”失望，处处充满了快乐。爸爸在回老家的高铁上就给“我”买了一个绿皮火车模型；回到老家后，一点陌生感也没有，爬到土炕上和妈妈、奶奶一起蒸花馍馍，她们蒸胖胖的小猪、三条尾巴的金鱼，我蒸四个轮的吉普车；和爸爸一起写春联、放礼花；听爷爷讲邮票背后的故事、讲有关“犁”的记忆；和姑姑家小哥哥一起疯玩，踩坏了奶奶心爱的纺车、看到了真的联合收割机，威风得很！所以我盼着明年还来老家过年。

《回老家过年》这本书，作者没有过多写老一辈人的言语，却在行为里藏着他们对现在幸福生活的倍感珍惜、对过往岁月的留恋以及对孩子们深沉的爱。看见“我”写春联时，浪费了一张一张纸，爷爷不好说什么，只是不住摇头；爷爷还留着很多年前曾陪他们一起守岁的收音机，奶奶还留着她当年纺线用的纺车……这些老物件虽然用不上了，他们却不舍得扔，反而

更加珍惜，就像舍不得拆掉的老房子。在他们看来，“老与旧”自然有它的意义所在，一如“春节期间，爷爷家的老房子成了很多人照相的背景”。在回城的路上，“我”看见爸爸哭了，因为孝顺爷爷奶奶的零花钱又被放回了他的包里，也许他们想说的一句就是“常回家看看”。

这是过年中三代人的故事，但本书的意义还不仅仅止于此，它有更深的一层“味道”在里面。我读到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年的传承。

最后，爷爷把他珍藏的集邮册“传”给了我；我在回城的飞机上，想的是怎么才能把奶奶的那架纺车修好。这些都是包含着“我”和老家的一切事物的意象，虽然身已离开老家，但却心系老家，这就是爸爸妈妈带“我”回老家过年的意义所在吧。

整本书最后一个页面，是爷爷老家贴着春联的大门，家里的鸡啊、狗啊在那里自由玩耍，墙角不知名的花儿已悄悄开放，最打眼的是那棵发芽的树已向“我”招手，所以，“明年，我还要再回老家过年”。

“门前老树长新芽，
院里枯木又开花……”

时间带着我们走啊走，满怀期待又一年。

《回老家过年》，孙卫卫/文，张娣/图，明天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，定价：45元

上架新书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8元
「法乔治·沙博尼耶著，杜衡译」
《列维·斯特劳斯对话录》



一位著名人类学家围绕艺术主题进行谈话，看似跨界，但见解实在深刻。它为我们重现了一个博学、机警、从容的思想家是如何精彩论辩的。书中他关注艺术与语言间的难解关系，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 60元
金晓宇译
「爱尔兰·约翰·班维尔著，」
《时光碎片：都柏林记忆》



约翰·班维尔，爱尔兰著名小说家、编剧。班维尔的小说以精准、冷酷、充满辩证的散文风格著称，同时兼具纳博科夫式的创新。近年来，班维尔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。

后浪·上海文艺出版社 60元
「马来西亚黄锦树著」
《乌暗暝》



黄锦树，马来西亚华裔，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。曾获联合报文学奖、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、花踪文学奖、马华文学大奖等多项文学奖项。在一篇篇文字的背后，是作者对族群记忆缺失的修补、重构，也是对南洋华人集体命运的反省、思索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 39元
黄燎宇译
「德马丁·瓦尔泽著，」
《逃之夭夭》



作家邱华栋评论：“马丁·瓦尔泽是除德国大主教之外，对德国人影响最大的人。他的《逆涌的流泉》和《恋爱中的男人》等作品就体现出他为什么是德国人灵魂世界的精确的刻画大师。”